

雨雾山行记

刘崇

一场雨来得猝不及防,生生搅了我与老爸垂钓的计划。才把钓竿调好雨便下了起来,起初只是零星几点落在额头鼻尖,转瞬便密了起来,那雨丝织成的网还带着些疏朗,像谁用细棉线在半空轻轻牵了几道,待我们刚拿出伞,那线便骤然加密,成了云端垂下的素色筛子,细沙般的雨粒簌簌筛落,砸在伞面溅起细碎的凉。

雨珠触到湖面,先惊起针尖大小的小圈,接着慢慢晕开,淡得像宣纸上未干的墨痕,没等我们定睛,便被后续的雨珠撞得散了形,只把整片湖水浸得愈发潮湿。风裹着雨气往衣领里钻,天渐渐凉了,湖面的水汽开始往上涌,先是贴着水面浮起一层薄纱似的白,慢慢往上升,往远处漫,缠上对面的山尖。起初还能看清山的轮廓,青黑的山脊像水墨画里刚勾好的线,可雾气越聚越浓,顺着山脊往下淌,把山的棱角裹得发软,最后连山与云的边界都糊在了一起,只剩一片茫茫的白,漫到脚边时,连脚下的湖水都变得忽明忽暗,像蒙了层浸了水的绢。

整整两个小时水里的漂稳得像根定海神针,想来是突然下雨水温下降鱼变得不开口。既钓不成鱼,老爸提议不如弃了渔具,去半山腰的旧村里摘些枣子。我欣然应下,二人拿起伞往山间走去,刚

进山口,雾便淡了些,能看清身前几步的草木,雨水把叶片洗得发亮,红的像燃着的小火苗,黄的像揉碎的暖阳,连灌木丛都透出清亮的绿。可走了没几步,雾气又漫了上来,绕着脚踝转,缠在枝桠间,把远处的石阶遮得只剩个模糊的影子,偶尔有鸟啼从雾里钻出来,脆生生的,却寻不到鸟儿的踪迹,只惊得眼前的雾轻轻晃了晃,又慢慢沉下去。

循着石阶向上,湿漉漉的阶面爬满厚密青苔,踩上去软乎乎的,裹着泥土与雨水混合的清润气息。灌木丛间,不知名的野果挂在枝桠上,红得透亮,黄得明艳,像一盏盏被雾气晕染的小灯笼,在朦胧里透着鲜活劲儿。走得越深,雾反而不那么稠了,变成袅袅的烟,绕着树枝飘来荡去。

行至半山腰,那几株枣树倚在破旧的土窑舒展着枝桠,雾气在这里似乎又淡了些,能清晰看见沉甸甸的枣子缀在枝头,深褐色的果实串在绿叶间,风一吹,叶尖与果身上的水珠簌簌往下坠,落在脚边的落叶上,晕开一个个小小的湿痕。忽

然“咚”的一声闷响,一枚枣子从枝头坠下,砸在石缝积着的雨水里,惊起一圈细碎水花,溅在裤脚边。走近了才发现因为无人采摘树底下早已掉落了很多熟透的枣子。于是我们寻了根长棍打枣,朱红的枣子带着雨水落了一地,捡起一颗擦净泥水,一口下去,冰凉里裹着清甜,甘冽沁心。

很快便捡满一袋子,我们便慢慢下了山。刚拐过一个弯,雨又密了些,雾也跟着涌上来,把身后的枣树遮了大半。待收拾好渔具往回走时,再回头望山影在雾里时隐时现,云气贴着黛色山脊缓缓流动,连方才打枣的石坡都浸在朦胧里,雨丝斜斜织着,把那片山水滤得愈发清透,倒不似亲身走过的实景,更像一场刚从指尖溜过的轻梦,让人走着走着,便忍不住放慢了脚步,想多揣几分这雾里山行的余韵在心头。

(作者单位:屯兰矿)

观腾格里沙漠有感

龚玉新

大漠孤烟不再飞,
谁人曾睹征人泪。

沧海桑田寻常事,
一轮红日身后随。

仍须龙城飞将在,
戍国丹心定边陲。

(作者单位:电力公司)



秋日

南武辉(马兰矿)



太阳石

雨后游园

王恩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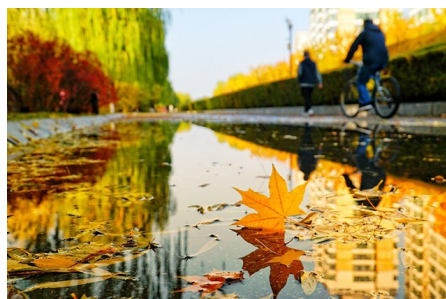
蝉声嚷嚷,蛙声嚷嚷
没有莲花的池塘
野鸭子的掌波
荡起
伏天的涟漪

天高云淡 风轻
七彩的露珠
有的藏在花心里
有的在叶子和藤蔓间打滚

煽情的阳光
继续拍打着热浪
原野的一切
都趋向于成熟

多情而无能的我
却无法
将那些悸动的平仄移植到纸上

(作者单位:西曲矿)



走进秋天

周永胜

(组诗)

一片树叶而已

一片树叶而已
它有它的梦,我有我的路
它的飘零在每个人脚下
而那些人们常走的路
越走越亮
一片枯萎的叶子
没有眼睛,只有单薄的脸面
没有祈求,只有随风摇摆的手
谄媚是一种时尚
依附一棵树就忘记季节
垃圾自有垃圾的荣耀
只是不会停留在路上

秋色

一张脸,无须秋风贴金
也无须秋风赞美
我有属于自己的色彩
那是生命被包浆的古铜色
泪水滑过,雨水泡过
它们早已隐藏等高线和痕迹
那些飞掠的生灵
就让时光来记录他们的年轮
至于喜庆的红色和金色
它们会留下一粒种子
那片枯黄的叶上
有它想讲没有讲的故事

在秋的怀抱

躺在秋的怀抱
我嗅着每一种果香
开镰的声音藏不住一个谜底
垄脊随阳光长长
指间的风编织成一顶遮天草帽
云在头上,鸟在头上
打个饱嗝
抑或牛一样哞几声
让炊烟飘忽成婆娑腰身
就在街头,就在碾房
再唱一曲女儿红
再酿一个十八岁的梦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